

这次“重新洗牌”对整个欧洲意味着什么

□新华社记者 李骥志 付一鸣 张兆卿

欧洲议会选举6日启动,为期4天,将产生720名议员,选后欧盟领导层也将迎来换届。如今的欧洲,内忧外患叠加,经济、移民等问题不断,持续触发右翼浪潮,多个民调结果和预测分析给本次选举添加关键词:“向右转”。

“重新洗牌”之后,欧洲议会“向右转”的力度有多大?是否可能形成一个极右翼“超级党团”?对欧盟有何影响?

为何大不同

欧洲议会选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受关注,有评论说,这是因为此前大多数政策由欧盟核心成员国法国、德国制定。美联社报道说,欧洲议会过去看起来像是年迈政客“养老院”和政坛新秀的“孵化器”。

然而,随着欧洲议会在银行规则、农业、欧盟预算等议题上的权力增加,民众对议会选举的投票兴趣也在提高,今年的选举显然有些不一样。

欧洲议会春季调查显示,欧洲民众对欧洲议会选举的重视程度比以往大幅提升,60%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投票,比2019年议会选举高11个百分点。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选民认为,单个欧洲国家无法应对乌克兰危机延宕、能源价格高企等一系列挑战,只有团结在欧盟旗帜下才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超过70%的调查对象认同欧盟的影响力,认为欧盟决策会影响每个欧洲人的日常生活。

隶属欧盟委员会的官方民调机构“欧洲晴雨表”近期一份调查显示,81%的调查对象表示,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问题使投票变得更加重要。此外,贫困、医疗、就业和国防成为选民最关心的几大议题。

政党较量为本次选举增添了看点:右翼民粹政党希望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继而阻止现有主流党团“抱团”主导议会;传统



■6月6日,人们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楼外拍照。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政党则号召选民投票抵制右翼崛起,捍卫主流价值观,坚持走一体化道路。

欧洲议会是欧盟的立法、监督、预算和咨询机构,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从本月6日到9日,27个欧盟成员国的选民将投票选出720名议员。人口多的国家分配到的席位多。当选议员在欧洲议会中按照党派组成跨国党团,议员更多是依据党团诉求展开日常工作。

真会“向右转”吗

本次议会选举,欧洲右翼政治力量可能进一步壮大。近期多项民调显示,法国国民联盟、荷兰自由党、意大利兄弟党都有望在本国投票中轻松获胜。德国执政联盟中的三个政党民调支持率也均落后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

近年来,右翼政治力量在欧洲获得大量民意支持,原因在于民众不满社会经济现状,对主流政党失望。从国别来

看,右翼政党的崛起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较为明显。

目前,欧洲议会有七大党团。持中右立场的人民党党团是第一大党团;持中左立场的社会党党团和持中间立场的复兴欧洲党团分别是第二、第三大党团。三个主流党团席位共计421个,占欧洲议会总席位的约60%,被称作“超大联盟”。

过去5年,三个主流党团执掌欧洲议会、主导欧盟政策并且分摊欧盟机构的重点工作。

据预测,新一届欧洲议会的党团力量将更加平均,人民党党团和社会党党团能保住第一、第二大党团位置,复兴欧洲党团第三大党团的位置则可能不保,而右翼政治力量总体增长。这种局面下,“超大联盟”或将瓦解。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是欧洲议会极右翼“身份与民主”党团的知名成员。她与匈牙利青民盟领导人欧尔班先前宣称,希望在欧洲议会中形成

单一、强大的极右翼集团,进而改变移民、援乌、绿色转型等方面的政策。然而,达到这一目的前提是右翼各派别弥合在乌克兰危机上的严重分歧。

右翼保守与改革党团支持欧盟目前大力援乌的立场,而“身份与民主”党团和欧尔班反对。

影响有多大

右翼进一步扩大在欧洲议会的影响力,或将深刻影响今后五年欧洲政策走向。欧洲议会党团格局碎片化,意味着任何法案的通过都会变得更加困难,欧盟现有的绿色转型、援乌抗俄等政策可能出现松动。

在本届议会中,由社会党党团、复兴欧洲党团、绿党/欧洲自由联盟组成的中左翼联盟在推动环境政策时,通常都能以微弱选票优势获得成功。新一届欧洲议会“向右转”,势必阻挠欧盟推进“欧洲绿色协议”。有分析认为,新一届欧洲议会中可能出现“反气候政策行动”联盟,将极大地破坏欧盟为实现净零排放目标而采取的共同政策。

另外,“向右转”可能影响欧盟“政府首脑”,即欧盟委员会主席的选择。新一届欧洲议会产生后,将对欧委会新任主席人选进行投票表决。现任主席冯德莱恩谋求连任。她过去几年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但其强势管理风格以及为求连任的一些做法引发诸多不满。

近日,社会党党团高层多次警告,如果冯德莱恩为确保获得连任所需的选票而去拉拢极右翼,社会党党团不会支持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如果冯德莱恩与极右翼达成协议,西班牙社会党将反对她连任。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冯德莱恩将其角色“过度政治化”,并表示希望看到一位争议较少的候选人担任欧委会主席一职。

可以预料,欧洲议会选举后围绕欧委会主席等高级职位归属的政治博弈会很激烈。(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6日电)

巴以冲突延宕 约旦内外两难

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近8个月,外溢效应明显,邻国约旦备受其扰。

约旦是第二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但其约六成人口为巴勒斯坦人。对内,约旦政府要回应并稳住国内高涨的反以民意;对外,则要与美西方、阿拉伯盟友和其他各方协调止战事宜,同时还要努力维持与以色列的“冷和平”关系,防止自身陷入更大规模冲突。

选边站队的争论

约旦该不该拦截伊朗过境空中目标的问题,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约旦的拦截行动不只是自身防卫问题,还关乎这个阿拉伯国家在巴以冲突这一敏感问题上的“站队”姿态,折射出约旦在地区问题上扮演的特殊角色。

约旦政府4月13日出于“周边安全局势”考虑关闭领空,并参与拦截了伊朗自本土经约旦领空向以色列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约旦政府随后声明此举出于自卫。然而,约旦政府此举却在国内引发民意强烈不满。一些国际媒体也表达疑惑:约旦为何未像伊拉克等其他阿拉伯国家

那样,对伊朗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的导弹或无人机采取“放行”处理。

约旦政治分析人士、中东问题专家艾曼·胡奈提告诉新华社记者,以色列和伊朗都试图将约旦拖入地区冲突。以色列试图将约旦河西岸与耶路撒冷的300万巴勒斯坦人“迁移”到约旦,让“两国方案”彻底流产;伊朗则利用每一次地区危机来“动摇约旦的安全和稳定”,以此向以色列施压,想将约旦变成伊朗和以色列“冲突的战场”。

身份认同的压力

回顾约以关系,围绕以色列建国、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归属等问题,两国曾在数次中东战争中兵戎相见。1994年,两国建交。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约旦政府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对以色列持强硬态度。约旦政府在遵守约以和平协议的前提下,向以方最大限度施压以迫使其止战,两国关系也随之步入低潮。

对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军事行动导致数万巴勒斯坦平民伤亡,约旦国内

反应强烈。民众要求约旦政府停止执行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动员约旦人加入解放巴勒斯坦的战争。

历史上,约旦和巴勒斯坦同属巴勒斯坦地区。1921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将巴勒斯坦地区一分为二:巴勒斯坦和外约旦酋长国。1946年,在哈希姆家族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懈斗争下,外约旦获得完全独立,阿卜杜拉一世成为国王。此后,大量巴勒斯坦人因中东战争逃至约旦。统计显示,在约旦全国约1150万人口中,巴勒斯坦人占到六成以上。

由于约旦国内巴勒斯坦人所占比例过高,这为以色列政府寻找“两国方案”之外的巴勒斯坦问题解决途径提供了借口。以方曾提出“替代家园”“三国方案”等计划,试图让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境内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显然令约旦无法接受。

艰难维系的平衡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对于所处的敏感地缘环境,特别是地区两强伊朗、以色列处心积虑拉约旦“入局”,约旦政府一方面坚持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另一方面

则呼吁国际社会不要转移视线,强调以“两国方案”寻求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才是阻止地区局势升级的根本所在。

尽管不愿走到前台,约旦政府在斡旋冲突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鉴于美国政府赤裸裸袒护以色列的立场,约旦国内反美情绪持续高涨,美国品牌和商店在约旦遭到广泛抵制。对此,约旦领导层一边试图维持同美国的联盟关系以及同以色列的正常关系,一边竭力平抚民众高涨的反美情绪。

然而,随着冲突延宕,这种平衡还能维持多久很难预测。

约旦政治分析人士、《约旦时报》主编雷德·奥马里指出,在耶路撒冷、边界、安全、难民、水资源等问题上,约旦“无法置身事外”。面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右翼政府,约旦寻求通过“两国方案”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努力本就与以方意愿相悖,因此难以推进相关合作。另外,美国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标”也令约旦政府在寻求协助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面临重重困难。

(何奕萍 冀泽)
(据新华社专特稿)